

BIC 之前的巴黎修道院

卡车刚到目的地，Eugenio就请我下车了。

他确认，三天后，就在这同一个地方，他会再来接我回家。

我拿出手机，搜索今晚要过夜的地方。距离是3.6公里。

于是我开始步行，一边回想那些事实、那些事件，还有把我带到这里的一连串奇怪的情形，一边等着走到我的合住宿舍，偶尔忍不住露出一丝微笑。

终于到了，那栋建筑看起来很不寻常。它是教堂、磨坊和农用仓库的混合体。

可我是在法国。在意大利人看来古怪的事，在那里往往被认为再自然不过。至少，我当时是这么以为的。

我按了对讲机。传来的不是门铃声，而是一阵钟声，和教堂里举行圣餐时用的那种钟一样。

出来一个矮个子男人。秃头。黑胡子。穿着修士的长袍。

我解释说我已经预订，并且已经在网上付过钱。他拿过我的身份证件，核对了信息，把三号储物柜的钥匙交给我，又给了我一张写着Wi-Fi密码的纸条，然后领着我走向合住的房间。

我们边走，他边问我是什么把我带到了巴黎。我回答：“女人。”

话一出口，我立刻感到有什么东西超出了我的理解。可那是什么呢？

他继续走在我前面。片刻之后，他打开一扇大门，请我进去。

我走进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座仓库，里面有六十张上下铺，却只有两个卫生间。女的在右边。男的在左边。

就连1984年我在意大利服兵役的时候，也从没经历过哪怕稍微可以相比的情形。我见过的最大的营房，也只住二十个人。

可在这里，我那位两千年前的同行似乎决意要再给我捎一个口信：“Frega，你还什么都没见识过呢。”

我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市场，里面是来自各个国家、各种传统的人。这不是合住房间。不是旅舍。这是完全不同的东西。

在意大利，这样的地方会激起公愤，招来司法调查，霸占新闻头条。在这里呢？再正常不过。欢迎来到法国。

然而这家机构是天主教性质的，我想弄明白这样的东西怎么能存在。

最后我发现，它属于一个由某天主教修会领导的宗教团体，这个修会的枢机主教曾被梵蒂冈开除教籍，因为他拒绝让自己去适应那套既定的格式。

于是他创立了一套属于自己的体系。

手机连上Wi-Fi之后，Chanel的一条消息到了。她问我是否平安抵达、住在哪家酒店，并告诉我，只要我把地址给她，她第二天早上会亲自来接我去赴约。

我回复说我刚到不久。旅途非常顺利。至于酒店，它好心地安排了车和司机，所以第二天早上我已经有交通工具了。不过，我还是谢谢她的好意。

那天晚上，在合住的大厅里，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。一群印度裔的人和另一群来自巴西的人，同时在听同一首音乐。

我越听越觉得耳熟。然后我明白了为什么。他们在gillettenarrative.com上。

这就是我那位两千年前的同行想让我看到的。这让我很高兴。

第二天早上，走完我的三公里之后，我搭地铁去香榭丽舍大街，比约定的时间早了很多到达。

我在入口外停了下来。有那么一刻，我怀疑自己做得对不对。

答案是对的。因为我没有向任何人要钱。而且我可以自由地倾听这个世界。

Ferdinando